

安邑縣續志卷六

古蹟

曹恪碑在縣東二十五里石碑莊碑由土中掘出村以是得名惜風雨剝落字多不能辨認然風骨猶存識者寶貴之

房公井在縣署東卽邑令房之屏舉家殉節處事詳舊志

鳳凰橋在邑西一里許相傳建橋時有鳳凰至故名之賀仙姑塚在賀村鋪距縣治八里許村西有大塚土人指爲賀仙姑葬處村以是得名然碑碣無存不詳所

安邑縣續志

卷六

古蹟

自始姑誌之以俟考

祥異

嘉慶九年歲歉 十年六月旱糧價昂貴 十九年六

月淫雨山水暴漲姚暹渠決沖壓民房無算 二十
年地震壓斃居民甚多坍塌官民房舍 二十四年
八月大雨姚暹渠決沖壞任村民房數十座

道光二年八月淫雨姚暹渠決坍塌民房四五百間

十二年七月大雨姚暹渠決至八月淫雨不止涑水
河漲發北相鎮等村沖倒民房禾亦大傷縣令韓寶
鏗捐廉撫恤 十四年六月姚暹渠決水由東關漫
至南關沖倒鋪舍及附近民房無數七月姚暹渠白

安邑縣續志

卷六

祥異

二

沙河水漲沖破黑龍堰縣令李孔醕捐廉撫恤 十

五年六月大雨姚暹渠決七月姚暹渠通惠橋決八
月朔急雨如注姚暹渠水入鹽池 二十四年三月

苦池村灘水漲發生蟲麥盡傷六月西北鄉岳灘等
村蟲傷禾 二十六年夏秋大旱斗麥易銀七錢餘

七月有赤星大如月光芒四射自南而北少頃天鼓
鳴 二十七年三月雨秋大熟八月淫雨四十日十
二月初五夜復有大星如火輝自南而北天鼓鳴

咸豐五年六月大雨中條山水暴發漫入從善等村沖
倒民房壓死人畜無數

同治元年七月張良斐郭苦池等村有飛蝗自東南來未傷禾

光緒二年旱 三年大旱二麥不登遂大饑全晉成災者七十餘州縣而省南被災爲尤酷赤地千里山童水枯越次年二月猶不雨穀麥價倍昂秦豫接壤概屬災區商販不通斗米易銀二兩餘居民競變產迄無受者賣妻鬻子女得值不足數日餐草根樹皮剝掘殆盡道殣相望村落爲墟愚民易子而食甚則骨肉相殘彊梁者愍不畏法白晝搶奪聚散無常幾不靖會威毅伯曾 巡撫山西前工部右侍郎閻 奉

安邑縣續志

卷六

祥異

三

命稽查賑務駐節河東其卹時艱連章入 告仰沐

皇仁優渥叠沛

恩施亟撥戶部庫款江廣東漕飛運救濟人心粗定猶慮涓滴無補請於山東三江兩湖浙廣四川諸省籌撥巨款復函布各督撫迫切求助迺獲各籌數萬金源源接濟並 奏開籌賑例以裕賑需剋日買糧平糶量災放賑核飢民多寡計口授糧多設粥廠用卹老弱災黎始慶更生適鄰邑羣不逞聚衆出沒河濱誘脅飢民藉端滋擾立飭解州直牧馬丕瑤率勇追捕擒獲首逆梟示餘衆解散他處匪徒望風震懾四境

以安又 奏請觸免錢糧散放籽種銀使農民播種
有資至五年夏麥稔收上下歡慶惟十室九空地多
荒萊故收穫甚僅復 奏請緩征荒糧發牛馬給銀
俾墾荒地裁減差徭以蘇民困億萬災黎不啻出水
火而登衽席矣邑自三年十一月開賑知縣趙輔堂
督率紳董核實散放不假吏胥之手以杜侵漁計食
賑飢民二萬一千二百有奇大口日給銀八厘小半
之十二月添賑寒士一千四百餘大口日給一分小
口減半至四年二月改發糧米大口八勺寒士一合
小口均減半迨至五年正月見存糧充裕由漸遞加

大口加至每日一合五勺小口八勺半陸續放賑共
五百餘日計領過京庫及運脚銀一萬六千八百兩
有奇本邑紳民捐銀一萬八千四百餘兩四川程藩
司豫捐銀二百五十兩由平陽鐵謝翼城等局領小
麥高粱各邑糧共六千五百四十餘石本邑倉穀三
千一百餘石復由本地採買數十石儘數散放無存
並發綿衣千襲此外於四年分放倉穀五百石領散
籽種銀五千兩酌給農人高粱粟豆小麥諸種一千
二百五十餘石領發牛馬三百餘頭折收半價銀二
千三百餘兩並道庫領銀千兩統爲開荒資查明無

主荒地四十三頃三十六畝七分一釐按畝給銀五錢有主暫荒地七十三頃五分三釐一毫畝給二錢概招佃墾種又蒙 奏請蠲免錢糧奉

旨恩免三年下忙地丁並商稅銀三萬二千六百九兩五錢一分八釐四年兩忙地丁等銀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九兩一錢三釐五年下忙地丁銀三萬一千六百一十三兩二錢八分五釐又絕荒地四十三頃餘通年應征銀四百七十三兩一錢五分六毫六絲免征四年暫荒地七十頃有奇通年應征銀八百一十一兩六錢九分九釐三毛四絲免征三年統自光緒五

安邑縣續志

卷六

祥異

五

年爲始安特蕞爾邑一遭災祲蠲免並施已耗

國帑數十萬之多以此類推全晉可知秦豫可無論已

天恩憲德所當萬世無念也謹詳志如右 五年狼出爲

患白晝傷人經河東道江 懸賞掩捕並虔禱神祠

患浸息

吊關大夫文

長白賽圖 鹽政

大夫夏直臣也犯顏力諫爲千古諍臣楷模後世牽裾折檻皆接大夫之踵然天眷有德已命成湯正域彼四方妣王九鼎當遷於亳都非人力可回矧忠言逆耳安能以正色危論上動宸聽哉康熙壬申圖奉命視鹺按安邑誌龍逢公墓在縣東北二里許有雙塚乃詣大夫之墓拜之祠已無存基址尙在因立碑於此吾意忠魂當時遶青臺矣

重修杜村杜公墓碑記

邵仁和 邑令

邑城北杜村有杜康墓在焉余自宰茲土務與民休息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六

不妄營建然於勸課農桑之暇憑吊山河訪古名人遺蹟又恆急爲表章夫杜康風流傳稱千載使一杯零落碑碣荒涼與衰草寒烟同歸滅沒亦闕略之事也爰捐俸鳩工謀所以新之不日之內刈蒿培土邱隴巍然種樹植碑佳城鬱鬱父老請余文以記其事考諸方策其記載康姓氏者寥寥亦未詳其出處惟王著絕交書曰康字仲齊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魏武帝樂府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張茂先博物志曰古有杜康善造酒以酉日卒故造酒者忌酉日如是而已至王績杜康廟碑醉鄉記則備言酒德且謂西晉時人按酒泉漢

郡太守秦以後官名與黃帝時相去固遠絕若以爲晉人又何緣見於魏武之時且茂先同時何得稱古傳聞之辭皆不足信闕疑可也昔夷狄作酒而美進禹飲而甘之之二子者皆產此土並以酒人稱未知孰先孰後大約古之賢豪得遇於時則功名事業彪炳人間不遇則降志辱身善自藏匿鬻餅賣醬亦足傳世如康者其亦君子之風而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歟後有同志履其地景其人抑亦見余表章之微意云爾康熙三十六年丁酉四月

邑侯張公碑記

景崧 邑人

教授文林郎張公諱縉鄉進士雲南通海人今遷郡守邑民戴德創建書院碑記歲丙戌邑侯張公奉

簡命來治茲土甫下車肅綱振紀早有神君之譽旣而良法美意叠出不窮不數載而百廢俱修矣安乃大治邑民感之爰卜地東郊建立祿位以誌謳思於不忘遂顏其匾曰秀山書院後樹豐碑勒侯姓字其地左峙條嶺右繞河渠雉堞屏其前茂林擁其後壇爽崇閣稱勝境焉由是入斯院者悠然而愛生肅然而敬生其歷千百年如一日侯之德幾與天地共悠長矣夫世之長民者甚衆侯何以得此於安也蓋其學術宗乎橫渠治謹

續乎漁陽經綸內裕設施迥異則撫我民而民愛之固其宜也夫豈同強邀倖致者哉內計中庭三間客房三間文昌閣一座廚房三間門樓一座外舖六間時北來佛弟子數輩館棲其中置地三十餘畝供其伊蒲且永爲看守者薪水之資糧寄鳴條坊二甲今工程告竣衆議勒石以垂不朽屬叙於余謹詳其始末如此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月

馬孝子傳

邵錫廕 邑令

孝子馬祚錫字振公乃銓部郎玉筍先生冢嗣幼服庭訓言動不苟卽毅然以君子儒自期待長從徵君孫鍾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八

元遊得理學真傳遂奉守身事親之意爲兢兢早失恃侍父備極色養事大母如事其父及父歿廬墓三年未嘗見齒尋以承重罹大母憂復廬墓如之哀毀骨立歷六載若一日遇朔望生忌之日孺慕肫切垂老無懈微君先生爰寄詩以贈有司並憲台俱給匾旌闡康熙乙酉由歲薦任屯留司訓甫託蘊詳開教條首德行次文藝以身先之定課士之程按期校文捐俸薪力爲供給至於創設祭器修學宮要必稱職無忝而後快學藏五倫書六十二冊手錄成編約以四卷爲諸生式將有觀感而興起者又念孝經乃百行之原教化之大本舉生

平所措於躬而得之心者纂爲解義以垂訓來茲非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耶若夫刻文集紹先訓也叙鄉賢遵世德也刊定家譜置立祭田繼先人之志而述厥事也合始終以觀公洵純孝其人哉年七旬八以疾卒於官所著有五倫日省檢身淺語三先生合刻藏於家子謙升邑增生謙益以拔貢中己卯科舉人咸能讀其父書嗚乎其源流遠矣

修復房公祠並建井亭記

高其勳 邑令

明思陵之末造流寇陷潼關渡河而東一時州縣望風潰降而安邑令房公之屏獨抗節不屈至今民稱之縣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九

署東偏井其死所也初公有祠在井旁歲久而圯前令某君移其主於城外之張公祠余來視邑事以爲於舊宜也謀復之且亭其井以表旣葺工乃卜日遷主而祀焉嗚呼一祠之有無何足爲公益損而是井固爲公有矣井亦何足重公危太朴之井辱矣豈不以其人哉且夫忠臣義士仗節死義此豈其志願嘗欲爲名者哉且流賊逼關時倘令河以東有重鎮擁嚴兵距河而守則賊不得渡公可以無死卽渡矣假當平陽蒲坂間皆能如公竭死力固守禦不致令賊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則公猶可以不死奈何一斗大城獨以孤忠抵拒矢必援

絕卒用不保謝北闕訣慈母令子女各自裁而身隨以死公死太原敗甯武殲大同降明社墟矣九仞之井乃爲公成千古之名也豈所幸哉豈所幸哉然則茲祠之復亦猶非公願也雖然曾南豐有言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甘棠聽政後人猶封其樹焉況於公所殉義之井哉茲予所以復祠與建亭之意也遂爲之記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九月

長春觀重修碑記

葛朝陽 邑人

粵稽周禮著天官地官之制禹貢詳導水疏水之規蓋以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則利溥其澤長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十

而其神化無測者亦永垂久遠而不可沒吾邑舊有長春觀居大街之中創自元至治辛酉年內僅立三清殿至宏治乙丑邑人士又建三官殿於三清殿之前更立香亭以爲拜祝之地又樹寥陽門以壯觀瞻規模廣大矣奈歷年旣久風雨飄搖殿宇日漸傾圮本坊楊公字吉天者覩廟貌之殘缺怵神像之剝落慨然立志重修遂起而首倡之又會合同人各量己力以出資財無募化之煩無紛擾之事數旬之內得一百三十四金楊公遂獨肩其任而王一字郭履安王實齋亦相與贊襄之於是選料鳩工朽者更之缺者補之不事華麗惟以堅

固久遠爲期其經營備至不五月而葺事而廟貌煥然
新矣夫楊公以古稀之年不憚勞瘁而與一字諸公踴
躍從事以相與觀厥成所謂樂善不倦者歟將立石囑
余爲之記余年亦七十矣致身歸田復何敢言文然久
沐

聖朝之恩膏常佩先人之遺訓居常有利於人有益於
鄉者靡不忻忻然嚮往之而有志未逮是役也余喜楊
公之好善又以見同人衆善之緣而樂世教之昌旺也
故不敢以不文辭爰述顛末而爲之記乾隆五十四年
月日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七

先賢段干木碑記

楊 玠 邑人

段干木者魏文侯時人與卜子夏田子方俱爲文侯師
初文侯往見干木干木踰垣而避不得見孟子亟稱之
以爲不爲臣不見自守之義固然也吾鄉固屬魏地而
村以下段名者或者其故里與然縣城北又有上段村
者安知其里居在此耶在彼耶豈先生中有遷徙而爲
其室所寓居與抑或其讀書講學後人慕其賢而因以
名鄉與蓋不可考也已嗚呼時方戰國廉恥之道掃地
盡矣而先生義不苟合以千乘之主親往謁之而不輕
一見其自守何如哉雖以視孔子之不爲己甚若有未

盡而先生之不可學孔子之無不可正所謂善法孔子其諸孔子之所謂狷者與蓋亦聖人之徒也百世下之頑廉懦立良有由矣村故有先生廟殿庭四楹門房一間中有鳳頭古柏一株乾隆二十六年廟制領顏市古柏而修之遂易出門爲樂樓樓左立角門一今得勒石以誌焉噫居先生之鄉而入其廟仰其高風苟有志之士其能無感發而興起者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正月

舜南巡葬蒼梧辨

郭帶淮

夫學者載籍極博莫不考信於六經論孟尙已他經次之孟子言舜卒於鳴條舜都蒲坂鳴條在天子畿內其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三

說自不可易異哉史記之言也舜踐位二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蔡註舜典引史記兩存其說至謂今零陵九疑有舜塚遂使後世學者僂僂莫所適從是不可不辨夫史記蒼梧之說本之檀弓而檀弓第言葬於蒼梧未言巡狩也謂巡狩本之虞典而舜典陟方之義言其得道昇天並非巡狩也且如遷云舜踐位二十九年南巡狩是舜在位止三十九年壽止九十九歲明與尚書五十載陟方之文牴牾矣巡狩之有無又安足辨哉余謂九峯註書仍當折衷於書不當參以旁說今按堯十六卽位在位七十載舉舜又三載受終於文祖下

文言祭祀朝覲巡狩之事皆舜代爲之舜年九十三自謂耄期倦於勤而命禹居攝其言曰汝惟不怠總朕師如書所云是堯未百歲卽不復巡狩而舜百有九歲之後猶南涉大江深入蠻夷瘴癘之地豈堯之精神早衰舜之精神獨厚耶抑堯之德不若舜而早倦於勤也且陟方岳朝羣后必於名嶽通都何居乎投荒窮海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於此耶如謂天子無外所至皆可營葬然蒼梧尙在南五百里何不卽葬蒼梧復返九疑耶又豈九疑可返而冀州帝都必不可返耶九峯何以解此或曰卒於鳴條信也蒼梧之說檀弓言之家語又言之

其他旁見錯出必非無據余謂今天下稱蒼梧有三粵西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今岳州九域志東海縣又有蒼梧山皆非舜所葬之蒼梧也竹書云四十九年帝居於鳴條五十年陟註云鳴條有蒼梧山故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丹朱葬於陰舜以唐封丹朱卽今平陽距鳴條二百里則古蒼梧信鳴條地也如舜所葬爲楚之蒼梧豈丹朱亦從舜南巡而卒於此爾葬於此耶山川沿革時有廢興帝王陵寢每多假借於蒼梧何尤焉或曰鳴條容有蒼梧湘君之弔斑竹之啼何以稱焉不知詩人託物寄興稗官小說皆可驅使且如以詩

而已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一妃蓋老人安肯泣路
傍灑淚畱叢筠是豈不可祛千載之惑乎夫書不可盡
信武城取二三策讀六經之文尙當準諸情斷以理庶
不至自誤以誤天下後世也

鳴條岡自聞喜發脈蜿蜒至猗氏境猗有香落古鎮
父老傳爲香山落處也香山卽鳴條岡志傳並無香
山之名應是蒼山之誤是亦可爲蒼山之一証竹書
與山海經所記鳴條有蒼梧山當非虛語也

自記

禹都安邑考

郭帶淮

邑以安名志安君也誰邑之禹邑之也禹爲誰邑之爲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十四

安舜而邑之也禹何爲而安乎舜舜始封虞暮思舊邑
禹乃營鳴條牧宮以安之卽今禹王城此安邑所以名
也逮舜禪禹而禹卽建都於此此禹都安邑所由來也
今安邑無禹跡夏縣稱南安邑何也安邑舊封甚大故
元魏有南安邑北安邑之說至隋唐而始析爲夏縣爲
虞州曰夏縣者以禹城在其境也曰虞州者因舜陵而
得名也嗚呼學者目不博覽典籍有指今安邑爲禹都
者矣或不知舜暮居安邑聞晉書舜都安邑之說而詆
其謬皆不學之過也

重修條山書院碑記

秦恒柄 邑令

余宰安邑十年於茲矣凡城垣署廨暨各驛站公館廢
修墜舉靡不次第告成顧學校者人材之根本而書院
者造就人材以佐學校者也自地震後繼以淫雨文廟
墻垣門坊多所傾頽書院房屋塌毀剩者無幾余目擊
心傷欲爲修復者久之柰簿書鞅掌兼之功程浩大遂
有志而未逮庚辰秋冠林張公來莅斯學歷覽廟院慨
然與余有同志焉遂延紳士共相商確無不踴躍歡欣
樂襄斯舉爰製緣簿募化鄉城不而月而捐銀若干兩
美哉安邑風俗淳厚人心善良卽此亦大可見矣於是
消吉動工擇紳士之歷練老成者董其役以科考縣試

臨邇首事書院其中棟梁之崩塌者重建之榱桷之朽
腐者更新之門格之破損者補綴之周圍墻垣無不登
築嚴整總期完好堅緻而止始於正月十有五日六閱
月而告竣余惟安邑神禹故都三代以來理學名臣代
不乏人而科第之盛甲於河東近則稍稍不振矣今自
書院重修氣象煥然一新不惟赴試生童無復從前風
雨之患塵泥之污搬運棹橙之勞而凡肄業其中者當
益潛心奮志爭自濯磨共相砥礪處爲名儒出爲名臣
以無負我

皇上建立書院造就人材之至意也豈不休哉第城中

舊無公館新官到任必假書院爲公館車馬人夫多所
蹂踐而肄業諸生遷移紛擾曠日輟功將居肆成事之
謂何因復與紳士籌畫於縣署東置公館一座寬宏壯
麗足以容納官眷而書院可永保無患矣後之莅斯土
者其共諒之是役也建議旨修雖自吾與學師始而其
慷慨任事經營有條出納明慎勤勞不懈者皆諸紳之
功也嗣是延明師設膏火種種事宜猶望諸紳士善其
後焉是爲記道光元年六月

條山書院新設膏火碑記

劉養鋒 邑令

儒有不求多積者矣設擔石之不儲其能以文章療飢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七

乎儒有不慕膏粱者矣設蔬食之不供其能以仁義充
腹乎驅天下窮民絕粒朝夕不給之人而與談詩書非
計也是故聖王之制教不先養壬午春余莅斯土適條
山書院修葺告竣堂室階墀煥然一新向微斗山司馬
振興之力殆不及此惜乎規模大備而養贍無資也每
歲山長脩脯及生童獎賞諸費均取給於有司之俸廉
而膏火未設甄別不行諸生出入無常殊失居肆成事
之旨余經營久之乃集邑中讀書知大體者倡首捐輸
不足余更籌款捐廉助之而碧泉觀察斗山司馬又各
捐廉以贊成之竭兩載張羅共得銀五千兩分給當門

生息乃印冊簿開列條程歸之本邑紳士俾經理焉安邑故高都也條山峙其南涑水繞其東其扶輿磅礴之氣必有所鬱發而成奇夏商以來名臣理學誌不絕書及有明而真予曹先生起出爲掌憲所建白皆安危大計退講學於鄉鄉人化之今宏運書院其擁皋授徒處也夫讀書豈僅取科名云爾哉平生涵養培植如水有源如木有根用之則迥狂瀾於旣倒不用則倡和寂寞之濱亦足以名世使後之學於條山者力究天人性命之蘊遠接真予先生之傳則所以維持風俗人心者將於是乎在區區舉業何足云哉卽以舉業論亦莫如羣

萃族處講章句課文字明師益友朝夕漸摩有司而又從而品其優劣加之獎勵使其聞見日擴心思日開勤者知勸怠者知懲由是熟揣摩而撥魏科易易耳特是謀生計拙志士爲之氣短於戲此膏火之所由設也抑余因之有感焉憶余己卯攝篆來茲卽館假條山書院其時四壁蕭然幾不可以蔽風雨意欲將次彌縫而視事期促遂有志而未逮今屈指纔五六年耳一轉瞬間而壞者使修廢者使舉雖曰人事倘亦有氣數存焉吾於以下安邑之文運將自此興也諸人士勉之哉有志者事竟成以讀書之成敗作書院之興廢觀焉何不可

者今濟濟多士就學者不乏英才矣余願而樂之因誌其始末而爲之序道光四年甲申九月

條山書院膏火碑記

周師邑令

凡事之作也必先度其始終計其萬全而後能垂之歷久而無弊安邑舊設條山書院秦斗山太守任茲土時大爲修葺復以從前新任官多儼寓其中諸生等不免曠業因另置公館以備居止自是肄業生童可無輟業之虞嗣經前任劉公勸捐籌款共得銀五千兩以作師生修膳膏火之資付當商生息擇紳士之老成正直者輪流管理不經官吏手法至善也甲申冬余莅任後以

此項尚不敷用復捐銀一千兩仍付當商較前稍寬裕焉雖然猶有慮呂叔簡曰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大凡書院膏火其爲官挪移因而廢弛者固多而積久生弊廢弛於紳士之侵蝕者亦復不少其始也不過暫爲挪移繼乃久假不歸則與廢於官者何異爰進當商而勸之曰此資本六千兩旣付汝等責有攸歸假令汝等借用於官是汝做人情於官也借用於紳士是汝做人情於紳士也私做人情擅用公項必須汝等包賠分毫不能虧短務使官私永絕借貸之路膏火用垂久遠之經此則余體秦劉二公之意成始期於成終也云

爾若夫思慮所不及防檢所未周後之莅斯土者因時制宜相與維持爲

國家作育人材以成不朽之盛事是尤余之所厚望也夫道光七年丁亥二月

增定條山書院記

陶汝霖 邑令

條山書院之設有言久矣於前邑侯劉公厥後邑侯周公因而續成之規模遂具有可觀然靳於生息有數展布無從經理者惟日久相仍而膏火未裕獎賞不優諸生童往往時課時止意殊不甚踴躍至一切鄉會路儀中選花紅則概無少許資助尤爲邑中缺典余甫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九

下車卽留意於此又以時際艱難官民交困欲倡議捐助而勢有不可姑遲之久未嘗置一詞竊憶自粵匪倡亂以來弄兵潢池者所在都有各官紳奉文舉行團練經前邑侯容齋希公籌有團練銀二千八百兩發錢行生息作爲防禦之費立有臥碑在院余履任後悉仍其舊踵行之無少間丁卯冬捻逆竄入晉疆由平絳一帶四出焚掠逼近邑境余時督同紳民置備守具添募勇丁晝夜防範所費不貲咸取給此項計除城防公費外尙餘錢二千四百九十五串余又邀同諸紳陸續勸捐除團費公用外仍餘銀二千兩俱發錢行生息近以虎

匪漸次肅清奉文停止團練此息積於無用誠恐日後經理不慎將有藉公營私挪移侵蝕諸情弊因思偃武之後莫若修文不妨以時變通而兩用之爰邀集邑紳劉公隲同等公議將此項每年息錢撥入書院用增膏火獎賞並酌給鄉會試路儀以及中式入選花紅等費嗣後萬一遇有軍需仍將上數欸暫行停止復以此息用充團練一俟軍務告竣依舊歸作上數欸開銷如此則息有所歸無積而不散之財不惟免異日官紳侵漁卽肄業諸生童亦藉此加意奮勉蒸蒸日上庶文教於焉作興而武備亦不至廢弛矣是爲記同治十一年十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二十

月

河東防河論 上楊觀察

葛文枻 邑人

古人云晉國天下莫強焉又云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是知山西固宇宙一大要地也蓋西據大河東列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望鞏洛之勝生愚謂山西形勢大行爲一面之屏藩黃河爲全省之拱衛三關九塞爲之背太原平陽爲之腹潞安爲之項鳳台爲之口河南之衛輝懷慶二府爲之額直隸宣府陝甘榆林二衛爲之左右股直隸井陘陝西大慶二關爲之肱直隸大名陝西潼關爲二目殺虎口爲之尻霍崞勾注銅鞮五台等山爲

之骨汾沁潞涑滹沱等水爲之血脈譬如人身背直則不仆腹實則不潰項強則不殪口大則能吞眼明則視遠從此骨肉勻稱血脈貫注然後運其四肢動其百骸左提右挈前指後揮無不如意是以古之帝王藉其民儉俗朴以揖讓得天下者因易如堯舜夏禹是也藉其地險兵強以征伐得天下者亦不難如唐太宗齊高歡五代李唐劉漢是也先朝山西形勢其重在北今則其重在南爲今之要各險固不與陽關而其險尤莫如河其扼險尤莫如守河近來各縣防守尙嚴時久未免忽怠去年榮河致有逃兵私渡之虞晉省幾爲震動賴葉

小山州尊身爲表率感發其衆平芮二令亦屬勤公致使南匪逃潰商民安堵策之善者宜略倣南宋汪立信守江之策自北至東如興臨永甯甯鄉永和太甯榮河臨晉永濟芮城平陸垣曲等州縣境濱大河檄令畫地分守該州縣會同城守營刻日親巡兵若不足不妨撥鄉民壯役循環助防一里一卡司瞭望之責付一銅鑼夜則司更有警則擊之以集衆五里一鋪鋪有伍十里一墩墩有隊長五十里一團外委掌之百里一營千把掌之茅津遊擊統之蒲州協鎮轄之或分三截上截蒲州營統轄中截茅津營統轄下截垣曲駐防統轄以大

制小互相聯絡再於一切官私渡口如禹門吳王真陽大慶風陵郭朝車村風匣口嚴飭各縣會同防兵細心盤查巡守暗委精幹文員不時察其勤惰大人居中調度賞勤罰惰另文移河內山東濱河州縣一體防守蓋河防之難不患疎防而患私渡不憂專責而憂觀望不急在有警而急在無警應將一應官私船隻齊促東岸編成號日撥遊船數隻沿河瞭望以渡行旅如有漁船及土棍圖利私渡者以軍法從事顧遊擊營政甚有能名南河之事一以委之當有成效可觀如此而山西庶有磐石之固矣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三

舜陵

大舜葬蒼梧之野祭典載於零讀安邑舜陵辨蒼梧古山名舜老年思居舊邑禹為營鳴條牧宮以安之因名曰安邑孟子曰卒於鳴條蓋卽此

許煌

舜帝陵何壯鳴條聳牧宮星躔分野潤地勢入圖雄爽道松楸古荒壇俎豆空塔懸秋草外碑臥夕陽中稽典承堯禪傳謨起禹功重華符化日解愠奏薰風蒲坂封圻舊蒼梧證辨通處瞻千載後聖德溯無窮

鹽池

許煌

鹽澤開皇古曾傳渤海名條峯相擁抱涑水遠洞濼垣列三門拱渠通萬頃平搨花珠纍纍沸粥玉瑩瑩似海無須煮如畦不藉耕神功憑帝力地寶賴天成味佐和

羹美光同霽雪明
虞絃歌解阜千載有餘聲

房公祠

許煌

房公英烈宰往事最辛酸
寇盜寢尋薄烽烟密邇攢
四民蹂躪盡百里守持難
報國心何切捐軀義所安
生靈誰寄託骨肉任催殘
節懷全家勁魂歸枯井寒
衮忠祠久煥遺跡不重刊
我正悲先世瞻之淚不乾

弔夏大夫關

李甲黃 古厓人

嘉日清齋拜舉觴
低徊興歎斷碑旁
黃泉骨燦千年雪
丹石心寒六月霜
何處樵蘇侵宿莽
幾番風雨鎖斜陽
山河流峙輝光見
正氣亭亭壯故鄉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三

王永熙 邑人

爲弔孤忠敬舉觴
相從知己拜坵旁
凌空浩氣中天日
凝碧血誠大地霜
斷碣塵埋臨驛路
崇封苔鎖對條陽
當年豈計善青史
畱得貞魂壯故鄉

景昌會 邑人

得其吾徒拜舉觴
饒將青史話碑旁
矢忠丹陛晶晶日
埋恨黃泉晶晶霜
何處樵蘇臨徑草
頻年風雨對斜陽
定知正氣凌霄漢
常繞山河壯故鄉

王永奇 邑人

得從執友奠新觴
青史昭昭話道旁
舊塚含煙綿夏社

遺坵宿草帶秋霜平原落筆覆殘碣古樹寒鴉噪夕陽
在昔觸龍空沒滅因君處處重吾鄉

留別

時由安邑宰推升雲南阿迷知州

俞 鎔

邑令

陽城辨畢到虞州

趙連城等滋事一案

觀政匆匆甫一秋革弊未

能心上歉平情但用口中求曾將車馬徭輕理

保駝津貼馬差

池腳津貼車差

豈必閭閻願盡酬先後依依來此地

初以運庫大使需次

又以安邑宰復來此地

推升臨別復勾留

王雁汀中丞奏留直隸州知州用

馬鞍峯下古鹽池千載於今好護持此日疏銷緣楚界

何年得見復商時節陳陝引歸綱課

彼時陝引半課歸陝省地丁屢呈節

略黃郝存觀察詳奏全歸鹽綱出鹽綱課

免使秦民告力疲雖是門前財阜

安邑縣續志

卷六

藝文

三

地終非人事不相宜

毓秀中條氣象尊人才濟濟有淵源表忠自古儀型在

宏運於今教化存甲歲輸將增入泮

先已請分各捐戶本籍加學額旋歸

離綱文學承額十名

卯科文武幸掄元

乙卯科安邑武士選陳振魁文武解元

功名

莫僅誇文箭礪行爲先看紀恩

郝存觀察因增學額立紀恩碑

男耕女織守淳風夏鼎虞琴在境中力破邪言仙寺北

民間謠謂有仙姑在寺北村靈應男女擁擠燒香惑眾甚至硬以某女配某男派備粧奩控訟訊實枷杖禁止

檢埋枯骨厲壇東

壇外墻地堆厝棺木甚夥爲修壇地葬

官聲好惡難藏

隱輿論公平鮮異同謝爾攀轅諸父老兩呈大府見深

衷

兩次紳耆遞呈懇留